

归纳为：一、两条注文不始于明代；二、两条注文不始于同代，其中第二条注殆是钟嵘转录刘敬叔《异苑》而来，第一条注殆是唐末至宋

初的《类书》编纂者在删节《诗品》“谢灵运”条时所加，故不当同等看待。如此，则《诗品》之有注文，也就不始于明代了。

评崔颢《黄鹤楼》和李白《凤凰台》

沙元伟

盛唐诗人崔颢写了首极负盛名的《黄鹤楼》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清代沈德潜《唐诗别裁》评论《黄鹤楼》诗说：“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纵笔写去，遂擅千古之奇。”宋代李昉《孩闻录》说：“唐崔颢《题武昌黄鹤楼》云：‘昔人已乘黄鹤去……’李太白负大名，尚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欲拟之较胜负，乃作《金陵凤凰台》诗。”

其实，在这之前李白已仿效《黄鹤楼》诗而写了《鹦鹉洲》诗：“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这首《鹦鹉洲》诗神韵潇洒，词藻艳丽，艺术上已达到相当高度，但刻意摹拟《黄鹤楼》诗而留下明显的痕迹，特别是《黄鹤楼》诗前四句是古风句，《鹦鹉洲》诗前四句也是古风句。两诗第四句句脚“空悠悠”和“何青青”都是三平声。而《鹦鹉洲》诗的成就又未能达到《黄鹤楼》诗的高度，所以李白自己也不满意，因而后来又写了《登金陵凤凰台》诗：“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方回《瀛奎律髓》说：（这两首诗）“格律气势，未易甲乙。”这种说法差不多已被后世公

认。其实，仔细分析两诗，还是有些高低之分。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一、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得天衣无缝。二、诗情画意，神韵天籁，贯注全诗而充沛淋漓。三、自由挥洒，气象阔大，风骨隽永，感慨苍茫。

沈德潜所说“意得象先，神行语外”，本是针对《黄鹤楼》诗而言，其实，也完全适用于《凤凰台》诗。上述三点中也包含着“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的涵意。

在它们这些共同成就外，又各有其不同成就，而且《凤凰台》诗后来居上，成就超越了《黄鹤楼》诗：

一、《黄鹤楼》诗前四句是古风句，并无格律可言。《凤凰台》诗前四句却是正规的格律句（仅第二联失粘），其时正处于七律逐渐形成尚未定型之际。七律的形成在诗歌发展史上是座重要的里程碑，这是诗歌体裁向前进步的表现。后人虽然把《黄鹤楼》诗划入七律，但总感到它不是名副其实的七律，而《凤凰台》诗已算是正规的七律了（仅第二联失粘），所以从诗歌体裁发展进化的角度来评价，崔颢和李白虽然是同时代人，《凤凰台》诗显然超越了《黄鹤楼》诗。

二、《黄鹤楼》诗即兴而出，自然浑成，有如行云流水。《凤凰台》诗仿效《黄鹤楼》诗精心锤炼而稍现章法，有如人工布局的山水画卷。两相比较，《凤凰台》诗不及《黄鹤楼》诗舒卷自如，《黄鹤楼》诗又不及《凤凰台》诗结构井然。这本是两种相反的艺术风格，分属两种相反的艺术标准，本来无法机械地评论它们风格

的高低。而方回所说的“格律气势，未易甲乙”的评论却并不正确。格律可平仄交错，抑扬顿挫，自然会形成一股旺盛的气势。这正是格律句强于古风句的地方，也正是一千多年来格律诗盛行不衰，而古风诗逐渐衰微的原因。所以，单就格律气势而言，《凤凰台》诗前四格律句的气势超过《黄鹤楼》诗前四古风句的气势许多。就拿它们各自的后四格律句相比较，也是《凤凰台》诗比《黄鹤楼》诗气势旺盛。“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显得豪放雄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显得平淡凄清。前者气势明显压倒后者。当然，这两联之间明显的反差与两诗的作者是否进行过充分锤炼有密切关系。

三、崔颢写黄鹤去后空余的黄鹤楼用了四句，略感松散，其中第一句和第三句又稍嫌重复。而李白写凤凰去后空余的凤凰台只用了两句，就有可能腾出篇幅来插进第二联，增添了凭吊古迹的内容，也使《凤凰台》诗增添了新的内涵。

四、《凤凰台》诗中的“吴宫花草”和“晋代衣冠”，这两种事物作为封建统治的象征，终于“埋幽径”和“成古丘”了。这两句表现出李白对封建权贵的蔑视和嘲弄。这种精神是《黄鹤楼》诗中所没有的。

五、《黄鹤楼》诗尾联，面对着汉阳树和鹦鹉洲，触发了羁异乡的旅怀愁思，局限在个人小圈子里，器识不算很高。《凤凰台》诗尾联，面对着三山和二水、青天和白鹭洲，使感情升华，抒发了忧国忧民忧君的万端愁绪，比喻隐妙，含蓄深远。两相比较，无论从思想性还是从艺术性，《凤凰台》诗尾联远远超过了《黄鹤楼》尾联。

从总的成就来看，《凤凰台》诗仿效《黄鹤楼》诗而后来居上，成就已超越了《黄鹤楼》诗。后人把《黄鹤楼》诗恭维得高不可攀，当然主要着眼于艺术成就。其中有代表性的、深得诗家三昧的还应数沈德潜“意得象先，神行

语外”八个字。“意得象先”作为浪漫夸张的语言，当然是非常形象，引人入胜。但可惜却是唯心主义的。任何诗情画意，决不可能产生于它赖以存在的题材之先。

沈德潜用这八字来推崇《黄鹤楼》诗的艺术成就，再加上“遂擅千古之奇”，似乎已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了。其实，李白的《凤凰台》诗同样达到了“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甚至还后来居上。

李白是位自负很高的“诗仙”，他推崇《黄鹤楼》诗“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决心仿效并超越它。他先仿效写了《鹦鹉洲》诗自感不及，才又仿效写了《凤凰台》诗，直到他自感超越了《黄鹤楼》诗才满意而止。《黄鹤楼》诗因李白的推崇而声名大振。更与李白仿效《黄鹤楼》诗而写了《鹦鹉洲》诗和《凤凰台》诗有密切关系。在人们心目中，连“诗仙”李白都如此恭维《黄鹤楼》诗，《黄鹤楼》诗就自然登上了七律顶峰的宝座。

李白是位很有个性的典型的浪漫诗人，形容某人某事时，往往会夸大其辞，言过其实。后人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不应根据李白在某时某地激情迸发时的一句话而一锤定音。后人之所以未给《凤凰台》诗以足够的评价，同样是受了李白推崇并仿效《黄鹤楼》诗这一事情的牵累。既然李白都自己认输，自降身价了，后人也就懒得推究，乐于盲从了，从而使《凤凰台》诗蒙受了一千余年不公正的待遇。

现在我们对《凤凰台》诗仿效《黄鹤楼》诗应该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一、《黄鹤楼》诗开创在先，在开风气之先。《凤凰台》诗仿效在后，虽然后来居上，却吃了仿效的亏。二、开创是主动的，显得自由自在。仿效是被动的，受前者种种框框束缚，仿效前人诗而后来居上，就更不容易。也只有天才英丽的“诗仙”李白才敢于与《黄鹤楼》诗一争胜负，这两首诗都达到很高艺术造诣，成为中国诗歌史上辉煌的双璧，也给中国诗歌史留下名垂千古的佳话。